



根脉

相声表演艺术家的“不变”与“变”

魏文亮先生的人生,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曲艺近现代史。他6岁登台,以“小怪物”之名在东北轰动一时,师从张文斌、武魁海,其表演以“火、爆、脆”著称,是公认的“卫派”相声代表人物。在接受采访时,这位见证了社会剧烈变迁的老艺术家,对传承的核心有着清晰的认知。

他反复强调:“说相声必须有老的艺术传统,只有传承好老的艺术,才能够发展新的节目。”在他看来,扎实的传统功底是一切创新的基石,正如盖楼,“没有老的艺术基础,你很难把新相声说好”。这份坚守,源自严苛的师承规范——“以前师父没批准的相声,你绝对不能见观众”。传统段子中的每一翻一抖,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智慧结晶,不容随意篡改。即使在艺术形式上,从撂地到剧场,从广播到电视,魏文亮认为载体虽变,相声的内核不能变,“人家电视台要求你节目压缩时长,我们压缩的是那些‘外插花’的东西,相声的骨架动不了。”

然而,“不变”的骨子里,流淌着“求变”的血液。魏文亮的“变”,是根植于生活的深度汲取与艺术精进。谈及代表作《要条件》,他回忆创作源于邻里间的闲谈,一个关于婚姻索要高额彩礼的真实故事。他将生活原型升华为艺术作品,精准击中了社会痛点,不仅成为精品,更产生了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。他强调相声演员要对艺术负责,对舞台呈现负责,例如,相声四门功课中的“学”,“必须向人家专业(所模仿行业的)老师去学习”,唱戏要学身段,学歌要究细节。这种对艺术真实的极致追求,本身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“变”。

最为有趣的是,在其专场演出尾声,一台来自天津开园的“相声机器人”登台“拜师”,魏文亮欣然应允。这个轻松诙谐的段落,却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。他随后认真表示:“我愿意为这个时代服务,把科技、AI(人工智能)引进到相声里来,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技艺传承好。”从坚守传统到拥抱AI,看似矛盾,实则统一于他“服务观众、服务时代”的终身追求。这“变”与“不变”,恰是曲艺传承的哲学内核:艺术的灵魂与规律要守住,而服务时代、贴近生活、拥抱科技的形式与手段,必须大胆探索。

困局

繁华下的隐忧与传承的多重困境

在天津市曲艺团团长冯欣蕊和副团长夏炎的描述中,曲艺传承的当下图景,远非剧场里的上座率所能展现。无论是相声、京韵大鼓等市场的繁华,还是冷门曲种的鲜有人知、和者寡,背后都交织着多重困境,其严峻程度,考验着每一位从业者的智慧与韧性。

首先是“人”的断层,这是最根本的痛点。冯欣蕊直言,传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“生源问题”。过去,曲艺鼎盛时期,名家云集,曲校门槛高,生源优质,“全都是好坯子”。而如今,社会环境巨变,艺术选择多元,愿意投身曲艺的年轻人少了很多,“没有生源,曲艺学校门槛也低了”。夏炎则点出人梯队现状:“如今天津市曲艺团最年轻的演员都已经三十多岁了。”更深层的“人”的问题,在于培养与生存机制的矛盾。计划经济时代“团带学员”、国家

观点追踪

日前,在“相林翘楚 曼倩津华”魏文亮先生舞台艺术生活80周年专场演出中,86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魏文亮与弟子合演了他的看家活《武坠子》。全场掌声雷动,经久不息,既是为艺术家不老的艺术生命喝彩,也是为一段跨越了80年的艺途作注。在其专场演出尾声,一台来自天津开园的“相声机器人”登台“拜师”,魏文亮欣然应允。这场演出也是天津市曲艺团“津韵华章 曲艺传承展演季”的首场演出。这不仅是老艺术家艺术生涯的礼赞,更是一次对曲艺传承生态的系统性审视与积极探索。

在精彩的演出背后,一个更为深远的课题正摆在曲艺工作者尤其是“北方曲艺之乡”天津的曲艺工作者面前:在流行文化席卷、媒介生态剧变的今天,传统曲艺如何穿越代际沟壑,找到传承与发展的可行路径?

破局
多维路径下的传承创新实践

面对上述困局,天津市曲艺团并没有困坐愁城,而是在坚守艺术本体价值的前提下,展开了一场全方位、多层次、有侧重的“破局”实践。这些探索并非一蹴而就的万能药,但勾勒出了曲艺在当代存续与发展的可行路径。

路径一:固本培元,守护“老阵地”与艺术标杆。
无论市场如何变化,天津市曲艺团始终坚持剧场演出的“老阵地”不动摇。夏炎强调:“老的阵地没有丢,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一点。”他们将传统的相声大会、鼓曲专场作为演员的“练兵场”,保障艺术的专业性与纯粹性。同时,通过举办“传承季”系列专场,如已经举办的魏文亮(相声)师生专场、郝秀浩(郝派西河大鼓)师生专场等,系统梳理、展示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成果与传承脉络。这不仅是艺术展演,更是精神标杆的树立。夏炎表示,魏文亮先生80年的从艺生涯,他的坚守“对于社会是有用的”,此次专场演出特意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观看,正是希望将这种“坚守”的精神传递给各行各业。

路径二:场景再造,让曲艺融入城市与生活。
为了让曲艺走出剧场,融入更广阔的生活场景,曲艺团进行了大胆的“场景再造”。他们将舞台搬到古文化街的戏楼、各大景点乃至街边,进行公益性或半公益性的演出。在戏楼,他们开发了“化妆相声”,结合天津美食、旅游路线进行表演,打造富有地方特色和互动体验的节目,满足了游客“打卡”与感受地方文化的需求。这种“城市面貌的打造”,不仅拓宽了演出市场,更让曲艺以一种更轻松、更亲切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。夏炎认为,公益演出虽不直接创造高额票房,但其社会价值和潜在观众培养的意义“远超一个商业演出的效果”,目的是“让曲艺重回大众的视线,重新培养人们看曲艺演出的生活习惯”。

路径三:内容转化,探索“曲艺剧”与题材创新。
为了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和不同场景的需求,曲艺团在内容形式上积极创新。一方



“相声机器人”登台“拜师”。



魏文亮与弟子朱德刚合演《武坠子》。



天津市曲艺团“曲艺薪花”传统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。

路径四:科技赋能,善用AI与新媒体敲门。

面对技术浪潮,曲艺团的态度是积极拥抱并谨慎利用。他们尝试用AI进行音乐创作辅助,流程是:先输入传统曲艺元素和创作思路描述,由AI生成音乐骨架,再由艺术家进行筛选、润色,加入真人演唱和真实器乐伴奏,赋予其生命活力。冯欣蕊解释,这是因为传统曲艺“皮厚”,欣赏门槛比较高,直接用原汁原味的内容,现代年轻观众可能“听不进去”。他们希望用融合了时尚元素的AI创作作品作为“敲门砖”,先吸引观众,再引导他们“追根溯源”。

路径五:体系构建,打通教育晋升通道。

为了从根本上解决“人”的问题,曲艺团正努力构建从普及教育到专业人才培养体系。进校园的“撒网”式普及是第一步,旨在扩大曲艺在青少年中的认知度和兴趣面。进校园普及,是天津市曲艺团近年来深耕的领域,“曲苑薪花”项目从2018年起步,如今已覆盖全市50多所学校,目前重点面向中小学开设曲艺课程,未来则计划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年龄段开课。授课形式也从单纯的知识普及,转变为“让学生们能够亲自实践和体验”。他们专门编纂了青少年艺术普及教育曲艺作品集《曲苑薪花》,精选单弦、京韵大鼓、京韵大鼓、梅花大鼓、天津时调、西河大鼓、河南坠子等曲艺中的适合曲目,并配套唱词、曲谱、音频(扫二维码可在线收听),试图标准化、体系化地解决“教什么”和“怎么教”的问题,让学生在音乐老师也能依此授课,从而解放专业演员,扩大普及面。据悉,该书正在进行最后的校对环节,很快就可以和读者见面。

更关键的突破,在于天津市曲艺团与天津音乐学院等高等学府的合作。此前,天津音乐学院歌剧学院已开设《戏曲与曲艺》课程,并纳入歌剧学院必修课。去年,天津音乐学院已获批曲艺专业,计划明年开展招生。冯欣蕊透露,这意味着学习曲艺的孩子未来可以沿着“中专—大专—本科—研究生”的路径深造,获得国家认可的高等学历。这无疑将极大提升曲艺专业的吸引力,为选拔和培养高端曲艺人才打开至关重要的通道。

曲艺的传承绝非简单的“博物馆式”保存,而是一场需要匠心、勇气与系统思维的“活化”工程。从魏文亮对“机器人徒弟”的开放态度,到曲艺团对AI创作的尝试;从坚守剧场艺术的“市团范儿”,到走进学校、景点的“化妆相声”;从担任职种消亡,到探索“曲艺剧”整合新生……每一步都伴随着思考、争论与实践。正如冯欣蕊团长所言,传承“不光是曲艺团做工作的过程,更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”。当学校、媒体、科技企业乃至每一位观众都参与到这场文明的接力中,曲艺才能在时代的土壤中,绽放出有着蓬勃生命力的“薪花”。

魏文亮先生在专场演出谢幕后说了三个“感恩”——感恩相声艺术、感恩师父、感恩观众,朴素地道出了曲艺传承的真谛:艺术是根,师道是脉,观众是土壤。所有的传承努力,最终都要回到“服务观众、服务时代”这个原点上来。

非遗薪传

■ 一门手艺,一种风骨

记者:您认为老中华连袖男装制作技艺最核心的魅力是什么?它和现代成衣、西式剪裁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?

甘永亮:简单说,我们这门手艺的核心是“肩袖一体,前后身一体、软归拔、宽舒自然”。以传统工艺制作服装,要凭借老师傅的经验和手法,从设计、量尺、面料缩水开始,到最后的订样,要经历一百多道工序。单说缝制,车缝一寸要十二针,撩边一寸八针……这每一针每一线都靠手上功夫,慢,但讲规矩。它和现代剪裁最根本的区别是采用传统平面剪裁、软塑形、宽松合体、手工单件。西式裁剪是立裁分割、修身合体、硬衬垫。这些不同的本质是中式“天人合一”审美与西式“人体塑型”理念的差异。

记者:每天和布料、剪刀打交道,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?

甘永亮:首先是“静心”。现在日子节奏快,人都浮躁。但我们这行不行,一拿起剪刀和针线,就得把心沉下来,坐得住。手艺活,差一剪,错一针,都不行。慢下来,你才能摸到布料和形体的分寸。

其次是“责任”。手里做的是衣裳,肩上扛的是责任。现在到处都是工业化成衣,越是这样,我越觉得这门讲求手工、经验和韵味的“老古法”不能断。我每天的工作,是在守住中式剪裁的根脉,留住津派手工的老味道。

再就是“读懂”。做了这么多年,慢慢懂了布料,也更懂人了。中式剪裁讲究宽舒包容,要顺着人的体态,养人的气韵。给不同人量体裁衣,让我明白手艺不是死的,要“因人而裁、随体塑形”,既要合身,更要让人穿得自在、端庄、有精气神。

最后我常想,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件男装,做的是中国人的风骨和气度。西式剪裁塑的是外在轮廓,咱们中式连袖藏的是内敛、圆融、宽和、坦荡。一针一线,裁的是形制,传的是礼数,养的是东方人的气质。能守着这门手艺,一辈子跟针线为伴,踏踏实实把老手艺传下去,我觉得心里踏实,也特别有价值。

记者:您刚接触这门手艺时,它最吸引您的是什么?

甘永亮:是那种“宽衣大袖,浑然飘逸”的气



甘永亮

作为老中华中式连袖男装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,甘永亮在坚守连袖古法版型、核心手工工艺和文化底蕴等“根与魂”的前提下,通过适度创新让这门“老手艺”活态融入当代生活。他认为,非遗传承不仅是技艺的延续,更是文化风骨的坚守。



甘永亮中式连袖男装作品。

度。它不紧绷、不做作,代表了民族传统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理念。那时候我就隐隐觉得,自己的脾性性格,或许和这门手艺是合拍的。

记者:学艺生涯里,最枯燥、最考验耐心的是什么?

甘永亮:学徒第一课是熟悉机器,然后练缝直线。纳西来衬布,就那一条七十多厘米的衬布,你要来回均匀地缝上几十趟,要求挺括有型。那种重复非常枯燥,但恰恰是这种“磨”,让你把浮躁和心气都按下去,手才能稳,眼才能准。

记者:有没有哪一次经历,让您对手艺的认知有了改变?

甘永亮:这两年给一位客人定制了二十几件衣服。从制版、裁剪到缝制,我们对每一件都精雕细琢。最后能得到客户的认可,我感触很深。我突然明白,我们做的不仅是一件能穿的衣服,更是在传递一份信任、一份托付。做衣服的规矩,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——真诚以待,精益求精。

■ 直面挑战,守魂求活

记者:在收徒传艺上,您遇到过哪些难点?最担心什么?

甘永亮:最大的难处是,年轻人耐不住性子、熬不住。传统手工是慢工细活,现在的人普遍心浮气躁,都想速成、快赚钱。很多人学

了点皮毛就想开店接单,不愿意深究背后的古法原理和“气韵”。

我最担心的是技艺断层问题:手工归拔、暗缝这些核心工序有可能失传,以后可能全被机器替代;连袖本源版型心法断层,连袖的神韵是靠老师傅的经验 and 感悟,不是画个图就能复制,老匠人一走,版型的灵魂就没了;我担心以后只有工人,没有“匠人”,将来可能会操作的人还在,但那种对传统、对规矩、对作品的敬畏心丢失了,为了赚钱粗制滥造,那就真断“根”了。

记者:面对市场冲击,中式手工连袖男装不可替代的核心是什么?

甘永亮:古法版型独一无二,手工工艺无法量产,东方文化底蕴深厚,量身定制独一无二。快时尚卖的是潮流,一季就过;我们做的是可以穿很多年,甚至传给后人的衣裳,里面有时间、有故事、有东方人的气质。

记者:您和老中华团队做了哪些“守正”与“调整”?

甘永亮:在创新方面,这些年我在版型、面料、场景和受众适配上都做了努力,目标是让老手艺真正走进现代生活。版型设计上,我们坚守连袖无肩缝、通肩等核心骨架不变,但会根据现代人体态(如久

坐伏案导致的肩背圆厚)微调胸腰比例、活动量和袖笼动线,使穿着更宽松自在。同时,对领型(立领、对襟等)和长度进行细分,推出更适合日常通勤、商务和文化雅集的简约款式,避免传统版型型的“老气”感。

面料选用上,除了保留棉麻、真丝等传统高端面料,我们也积极引入精纺亚麻、抗皱天然纤维等现代改良面料,提升穿着舒适度和日常打理便利性,打破季节和场景限制。

穿着场景与受众适配上,最大的改变是让连袖男装从节庆礼仪服饰,拓展到了日常居家、职场通勤、茶事雅集、商务会客等全场景。

我们还针对不同年龄层,开发了系列服饰:对中老年客群,保持版型大气的传统儒雅风格;对年轻群体,则用更利落的线条、素雅的低饱和色系(如米白、茶褐、浅麻色),并简化繁复装饰,贴合年轻人的新中式审美。

这些尝试已产生了很好的市场反响。一些原本只穿西装的中年顾客,开始将中式连袖男装作为日常通勤的衣橱必备。许多“90后”“00后”的国风爱好者、文艺青年开始定制服装并将其视为个人风格和身份的表达。国学老师、画家等文化从业者,将之作为职业形象和文化标识,形成了稳定的圈层认同。

此外,通过非遗展演和校园活动,许多年轻人对中式连袖男装的态度,从“觉得老气”转变为“愿意了解、定制甚至入行学习”。还出现了家庭几代人定制同款的现象,将其作为家风传承的载体,将服饰文化真正融入家庭生活。

记者:在应对市场和非遗传承时,您遇到过哪些困难,有没有过纠结?

甘永亮:做非遗传承,哪能一帆风顺?现在市场上低价内卷厉害,不少同行简化连袖结构,用机器代替手工,偷减工序,用廉价面料,把价格压得很低,普通顾客不懂门道,很容易被低价吸引走。那段时间款的确实纠结,最终还是咬了牙选了:宁可少接单,放慢一点,也绝不跟着简化工序、丢掉古法本心;宁愿守住小众高端客群,也不

做劣质量产,拼死保住手艺口碑和传承底线。

还有人劝我,直接改了版型,照搬西式剪裁做潮流爆款,好卖,受众也广。说实话,这话很诱人,可我翻来覆去想:一旦改成西式结构,等于直接挖掉了中式连袖的魂,看起来一时好卖,实则断了这门手艺的根。最终我们还是打定主意,绝不迎合流量做没魂的款式。

此外,纯手工做一件衣服工时太长,成本摆在这里,年轻人往往接受不了定价。我也犹豫过:是不是把部分非核心工序换成机器,拉低价格多做点客源?可冷静下来想:手工揉出来的温度,机器的熨烫出的版型筋骨,内里暗缝藏着的气韵,机器永远做不出来。关键工序一让步,手艺就贬值了,对不起祖师爷传承,也对不起自己这份匠人良心。到最后我们还是坚持核心工序必须全手工。

完全守着老款式,怕年轻人不接受、最后没人穿;改多了又怕丢了原本的韵味。这个尺度我纠结了很久,最终定下了原则:只改舒适度,不改核心结构;只调整细节,不动古法骨架。在保留连袖神韵的前提下做简约、素雅、日常化的改良,让老手艺能留住古韵,也能踏踏实实走进当代人的日常生活。

记者: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国潮、国风,您觉得这门老手艺迎来了哪些新机遇?

甘永亮:这是好事,带来了新希望。现在有更多年轻人愿意了解、愿意尝试中式服饰,他们有自己的审美理解,这让我们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前提下,设计上有了更广阔的思路。一些喜欢国学、茶文化、新中式生活方式的年轻人,正成为我们的新客户。把握机遇的关键在于,我们如何把传统的东西,用他们能懂、能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。

记者:站在今天,您对这百年手艺最大的期许是什么?最想给后人留下什么?

甘永亮:最大的期许是“技艺不断层,文脉不断根”。我希望它不仅能活下来,更能活得好,成为当代人生活里的一部分。至于我自己,几十年坚守下来,我最想给后人留下两样东西:第一,正宗纯粹的传统技艺和严谨规矩。我要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原汁原味技法、工艺流程、匠人本分完整留下来,不简化、不走样,给后人留一套靠谱、正统的传承根基。第二,匠人精神和文化情怀。我希望留下踏实专注、精益求精、不浮躁、不功利的做事态度,更留下一份守护本土文化、敬畏传统的初心与担当。总之,我想让后人不仅学到一门手艺,更能懂得敬畏传统、懂得坚守本分,把这门百年技艺稳稳地往后传、一直传下去。